聖學宗傳

聖學宗傳卷之五

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

陶望齡訂正 王繼炳 叅閱

楊雄

楊雄字子雲漢成都人也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亡爲少耆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

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顧嘗好詞賦惟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或曰人羨久生將以學也可謂好學已乎曰未之好也學不羨　或曰先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如之何曰以其所以養養之至也

以其所以葬葬之至也　山巠之蹊不可勝由矣向墻之戶不可勝入矣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曰子戶乎曰戶哉戶哉吾獨有不戶者矣　或問道曰道若塗若川車航混混不舍晝夜或曰焉得直道而由諸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　吾見諸子之小禮樂也不見聖人之小禮樂也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天常爲帝王之筆舌也

司馬氏曰天常郎禮樂也言人不用禮樂猶無

筆而書無舌而言也　智也者知也夫智用不用益不益則不贅虧矣馬氏曰餘曰贅少曰虧深知器械舟車宮室之為則禮由己　或問神曰心請聞之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況於人乎況於事倫乎　道德仁義禮譬諸身乎夫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　或問德表曰莫知作上作下請問莫知

曰禮行於彼而民得於此奚其知或曰孰若無禮而德曰禮體也人而無禮焉以爲德　或問天曰吾於天與見無爲之爲矣　或曰龍何可以貞利而亨曰時未可而潛不亦貞乎可而升不亦利乎潛升在巳用之以時不亦亨乎　或曰龍必欲飛天乎曰時飛則飛時潛則潛旣飛且潛食其不妄形其不可得而制也歟曰聖人不制則何爲乎羑里曰龍以不制爲龍聖人以不手爲聖人李氏曰手者桎梏之屬宋氏曰文

王桎梏囚於羑里七年是嘗被其桎梏矣安可謂之不手哉蠡測曰人知紂之桎梏文王不知文王之未嘗桎梏也

或問文曰訓問武曰克未達曰事得其序之謂訓勝已之私之謂克

春木之芚兮援我手之鶉兮去之五百歲其人若存兮宋氏曰芚猶盛也吳氏曰鶉猶淳也尸子曰尭鶉居子雲卒時去孔子四百九十八歲蠡測曰春木之芚者時行物生道自存也攜手之鶉者共游無懷之天無間隔也五百歲猶一

朝也其人若存者杳壇未散也　或曰譊譊者天下皆訟也奚其存曰曼是爲也天下之亡聖也久矣呱呱之子各識其親譊譊之學各習其師精而精之是在其中矣蠡測曰奚其存者承上其人若存而疑也呱呱之子各識其親孩提不慮之知不待聖存也各習其師者歸求有餘師之師也曉曉患不精耳精而精之聖卽在是容外求乎哉　或問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曰堯舜禹君臣也而並文武周公父子也而並湯

孔子數百歲而生因往以推來雖千一不可知也李氏曰雖千歲一人一歲千人不可知也

或問天地簡易所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曰支離蓋其所以為易簡也已簡已易焉支焉離

先知其幾於神乎敢問先知曰不知

或曰聖人之道若天矣天則有常矣奚聖人之多變也曰聖人固多變子夏子游得其書矣未得其所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顏淵閔子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聖人

之書言行天也天其少變乎或曰聖人自恣與何言之多端也曰子未覩禹之行水與一東一北行之無礙也君子之行獨無礙乎如何直往也水避礙則通於海君子避礙則通於理　或問大曰小問遠曰邇未達曰天下為大治之在道不亦小乎四海為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道至敘以故口小也）

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於說難敢問何反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乎曰何也曰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

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　或問酈食其說陳留下敖倉說齊罷歷下軍何辯也韓信襲齊以身脂鼎何訥也曰夫辯也者自辯也如辯人幾矣幾危也　或問何如動而見畏曰畏人何如動而見侮曰侮人夫見畏與見侮無不由己　或曰子小諸子孟子非諸子乎曰諸子者以其知異於孔子者也孟子異乎不異　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也

聯宋氏曰孟子已言人性善是論上品矣荀子已言人性惡是論下品矣而未及中品故於此謂人之性善惡混三子言性各舉其品教亦皆矣司馬氏曰孟子以爲人性善其不善者外物誘之也荀子以爲人性惡其善者聖人教之也是皆得其一偏而遺其本實善與惡猶陰之與陽也雖聖人不能無惡雖愚人不能無善必曰聖人無惡則安用學矣必曰愚人無善則安用教矣譬之於田稻粱藜莠相與並生孟子以爲

仁義禮智皆出乎性者也是豈可謂之不然乎然殊不知暴慢貪惑亦出乎性也是信稻粱之生於田而不信藜莠之亦生於田也荀子以爲爭奪殘賊之心人之所生而有也不以師法禮義正之則悖亂而不治是豈可謂之不然乎然殊不知慈愛羞惡之心亦生而有也是信藜莠之生於田而不信稻粱之亦生於田也故楊子以人之性善惡混蠡測曰夫學知性而已矣不知性何以語學然知性固不易也荀楊宋焉之

見者所謂群盲摸象不可言非不可言是啞者謂荀子只見得不好人底性便說做惡楊子只見得半善半惡人底性便說做善惡混如孟子說性善終是未備所以不能杜絕荀楊之口晦翁之言可謂備知偏指之失矣至其自所言性又添一氣字性外有氣天命之性外又有氣質之性則程子謂性即氣氣即性與孟子形色天性之旨其又可通乎甚矣性之不易知不易言也李氏曰孟子之言性善亦甚是然至盡排衆

說猶未免執定說以遏已見而欲以死語活人也夫人本至活也故其善爲至善而其德爲明德也至善者無善無惡無不善之謂也惟無善無不善乃爲至善惟無可無不可乃爲當可耳若執一定之說而欲以適天下後世是執一也執一便是害道孟氏已自言之矣惟夫子之善言性也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上知與下愚不移不執一說便言遷行不定死法便足活世故曰孔子其太極乎萬古之師也宜矣夫論性不以

孔子爲的其庶幾乎　程子曰大玄中首中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養首一藏心於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於淵神不昧也揚子雲之學蓋嘗至此地位也又曰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又天祿閣世傳以爲高百尺宜不可投司馬氏曰法言之成莽專漢政不得不遜辭以避害也揚子位不過郎官朝廷之事無所與聞奈何責之以必死乎揚子三世不徙官安恬如此而乃疑其死

媚而思富貴不亦過乎使楊子果好富貴則必
爲莽佐命不在劉歆之下矣

王通

王通字仲淹隋時龍門人漢徵君霸之後也世
以儒術顯父隆隋文帝開皇初爲國子博士四
年生仲淹九年江東平父歎曰王道無敘天下
何爲而一乎仲淹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通聞
古之爲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
海常一統也後之爲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

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歎蓋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父異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仲淹再拜受之十八年父晏居歌伐木而召仲淹仲淹瞿然再拜敢問夫子之志何謂也父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友而成者也在三之義師居一焉道喪已來斯廢久矣然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仲淹於是有四方之志蓋受書於東海李育學

詩於會稽夏琠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年其精志如此仁壽三年仲淹冠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策尊王道推霸畧稽今驗古凡策十有二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墻之釁仲淹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游京畿一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

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
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帝聞
而再徵之不至四年帝崩煬帝大業元年一徵
又不至辭以疾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
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
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
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
徵太原温大雅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
王佐之道焉如往來受業者不可勝數蓋千餘

入隋季仲淹之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僕射楊素甚重之勸之仕仲淹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仲淹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仲淹仲淹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與焉素待之如初十三年江[illegible]

難作仲淹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永厥齡吾不起矣寢疾七日而終門弟子數百人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自仲尼以來未之有也禮男子生有字所以昭德死有謚所以易名夫子生當天下亂莫予宗之故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聖人之大旨天下之能事畢矣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謚曰文中子初仲淹謂弟績等曰吾周之後也世習

禮樂子孫嘗遇王者得申其道則儒業不墜其示乎其天乎又謂魏徵及房杜等曰先輩雖聰明特達然非董薛程仇之比雖逢明王必愧禮樂徵微有不平之色仲淹笑曰久久臨事當自知之及唐定天下太宗正觀初諸賢皆亡而徵與房李溫杜獲參預朝政帝謂徵曰禮壞樂崩朕甚憫之昔漢章帝眷眷於張純今朕急急於卿等有志不就古人攸悲徵跪奏曰非陛下不能行蓋臣等無素業爾何媿如之於是徵與房

杜等逆慙懔再拜而出房謂徵曰玄齡與公竭
力輔國然言及禮樂則非命世大才不足以望
陛下清光矣昔文中子不以禮樂賜予良有以
也向使董薛在適不至此仲淹所著有禮論十
卷樂論十卷續書二十五卷續詩十卷元經十
五卷贊易十卷並未及行正觀初其弟凝子福
畤等收其議論分爲六部號曰王氏六經又取
薛收姚義所集門人對問之書勒成中說十卷

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

門人曰微也至或曰未也門人惑子曰微也去此矣而未至於彼或問彼之說子曰彼道之方也必也無至乎董常聞之悅門人不達董常曰夫子之道與物而來與物而去來無所從去無所視薛收曰大哉夫子之道一而已矣　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退謂子收曰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往事之無失也薛道衡時爲內史　子謂程元曰汝與董常何如程元曰不敢企常常也遺道德元也志仁義子曰常則然矣而汝於仁義未

歟然也其於彼有所至乎子曰董常時有慮
焉其餘則動靜慮矣　子曰蓋九師興而易道
微淮南王聘九人明易撰道訓二十篇號九師易三傳作而春秋散公羊
高穀梁赤左丘明賈瓊曰何謂也子曰白黑相渝能無
微乎是非相擾能無散乎故齊韓毛鄭詩之末
也后蒼所傳爲齊詩韓嬰所傳爲韓詩毛鄭詩者毛萇注鄭玄箋也大戴小戴
禮之衰也戴德號大戴戴勝號小戴書殘於今古孔安國家藏蝌蚪尚
書以今文易之劉歆奏別立古文尚書詩失於齊魯齊轅固生魯申公汝
知之乎賈瓊曰然則無師無傳可乎子曰神而

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必也傳又不可廢也傳之在師得之在已　子曰常也其殆坐忘乎靜不證理而足用焉思則或妙　子讀無鬼論曰未知人焉知鬼阮瞻作無鬼論　陳守謂薛生曰吾行令於郡縣而盜不止夫子居於鄉里而爭者息何也薛生曰此以言化彼以心化陳守曰吾過矣退而靜居三月盜賊出境子聞之曰收善言叔達善聽　劉炫見子談六經唱其端終日不竭炫字伯光開皇中表乞與學校然好自矜伐爲執政所排著五經正名十二卷　子

日何其多也炫曰先儒異同不可不述也子曰一以貫之可矣爾以尼父爲多學而識之耶炫退子謂門人曰榮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哉

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或問佛子曰聖人也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　子曰言而信未若不言而信行而

謹未若不行而謹　子謂仲長子光曰山林可居乎子光字不耀游於河東人問者書老易二字爲對文中以天人稱之曰會逢其適也焉知其可子曰達人哉隱居放言也子光退謂董薛曰子之師其至人乎死生一矣不得與之變　子謂房玄齡曰好成者敗之本也願廣者狹之道也　李密問英雄子曰自知者英自勝者雄　劉炫問易子曰聖人知易沒身而已況吾儕乎阮逸曰聖人終身在易中劉炫但熟易之文而不知易在身中也炫曰吾談之於朝無我敵者子不答謂門人

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薛收問曰今

子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收退而歎曰乃今知人事修天地之理得矣　子謂收曰我未見欲仁好義而不得者也如不得斯無性者也

魏徵曰聖人有憂乎子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徵退

子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常曰非告徵也子亦二言乎子曰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吾獨得不

二言乎常曰心迹固殊乎子曰自汝觀之則殊也而適造者不知其殊也各云當而已矣則夫二未違一也李播聞而歎曰大哉乎一也天下皆歸焉而不覺也　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曰政惡多門久矣曰廢之何如子曰非爾所及也眞君建德之事適足推波助瀾縱風止燎耳（眞君後魏太武年號也時崇道教毀佛法建德後周武帝年號也毀釋老二教）子讀洪範讜議（安康獻公撰皇極讜議）曰三教於是乎可一矣程元魏徵進曰何謂也子曰使民不倦　賈瓊問君子

之道子曰汝憂是不忠亦已焉哉　賈復問所以
息謗子曰無辯曰何以止怨曰無爭　賈瓊薛
收曰道不行如之何子曰父母安之兄弟愛之
朋友信之施於有政道亦行矣奚爲不行　或
曰君子仁而已矣何用禮爲子曰不可行也或
曰禮豈爲我輩設哉子不答既而謂薛收曰斯
人也旁行而不流矣安知教意哉有若謂先王
之道斯爲美也　或問君子子曰知微知章知
柔知剛曰君子不器何如子曰此之謂不器

子曰有坐而得者有坐而不得者有行而至者有不行而至者老子曰生進此道　子曰見而存未若不見而存者也　或問長生神僊之道子曰仁義不修孝弟不立奚爲長生甚矣人之無厭也

溫彥博問知子曰無知問識子曰無識彥博曰何謂其然乎子曰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彥博退告董常常曰深乎哉此文王所以順帝之則也　薛收問仁子曰五常之始也問性子曰五常之本也問道子曰五常一也　賈瓊請絕人

子曰不可請援人事子曰不可瓊曰然則若子曰莊以待之信以從之去者不追來者不拒泛如也斯可矣　賈瓊曰山中吳欽天下之孝者也其處家也父兄欣欣然其行事也父兄焦然若無所據子曰吾黨之孝者異此其處家也父母晏然其行事也父兄恬然若無所思

子謂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針藥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　房玄齡問正主庇民之道子曰先遺其身曰請究其說子曰夫能

遺其身然後能無私無私然後能至公至公然後以天下爲心矣道可行矣玄齡曰如主何子曰通也不可究其說蕭張其猶病諸噫非子所及姑守爾恭執爾愼庶可以事人也　子曰吾不仕故成業不動故無悔不廣求故得不雜學故明　叔恬曰疑於先王之道行思坐誦常若不及臨事往來常若無誨道果艱乎哉子曰吾亦然也（疑名叔恬字文中之亞弟）　子曰天下有道聖人藏焉天下無道聖人彰焉董常曰願聞其說子曰

反一無迹庸非藏乎因二以濟能無彰乎如有用我者當處於太山矣董常曰將冲而用之乎易不云乎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教故曰存乎其人　魏徵問議事以制何如子曰苟正其本刑將措焉如失其道議之何益故至治之代法懸而不犯其次犯而不繫故議事以制噫中代之道也如有用我必也無訟乎　阮氏曰唐末司空圖明文中子聖矣五季經亂逮乎削平則

柳仲塗宗之於前孫漢公賡之於後皆云聖人也然未及盛行其教噫知天之高必辯其所以高也大哉中之爲義在易爲二五在春秋爲權衡在書爲皇極在禮爲中庸謂乎無形非中也謂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蕩於虛無下不局於器用中說者如是而已

韓愈

韓愈字退之唐修武人退之生三歲而孤從兄鞠之七歲好學言出成文比長盡通六經百家

學舉進士歷遷四門博士監察御史德宗時極論宮市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字字之歷改職方員外郎既論刺史復左遷博士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與宰相議不合改太子右庶子愈至此凡三貶皆以疏陳治事廷議不隨爲罪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唄至爲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退之聞而惡之乃上表極諫

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之死裴度崔群請少寬假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至謂東漢以後天子奉佛壽咸夭促言何乖刺耶乃貶潮州刺史至潮與潮僧太顛游人傳愈信奉佛氏愈移書孟簡曰人傳愈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有一老僧號太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往來及至

海上遂造其廬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

其法求福田利益也閩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

魚食民畜産且盡民以是窮乃爲文祝之是夕

暴風震雷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

是潮無鱷魚患召[illegible]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王

庭湊反圍牛元翼於深救兵十萬望不敢前詔

擇廷臣往諭衆憟縮退之勇行元積言於上曰

韓愈可惜穆宗悔馳詔無徑入退之曰止君之

仁死臣之義遂至賊營麾其衆責之賊恇汗伏

地乃出元翼帝大悦轉禮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愈之卒也張藉祭以詩云公有曠達識生死為一綱及當臨終晨意色亦不荒贈我珍重言傲然委余裳愈嘗謂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列作原道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程子曰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

人又非鑿空撰得必有所見若無所見則其所謂以是而傳者果何事耶又曰自孟子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纔見此人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作師說曰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

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作原性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而已矣中焉者可道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楊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歟始惡而進善歟始也混而今也善惡歟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

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慼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毋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毋也毋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嚚瞍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

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學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老佛而言也雜老佛而言之也者奚言而不異蠢測曰韓子稱孟子醇乎醇而欲自比孟軻夫使孟子而言性謬也何以稱醇韓子論性處率與軻背源頭已差焉在其為孟軻哉孟子言道一而已矣而韓子言三孟子言堯舜與人同耳而韓子言不同孟子言非天之降才爾殊也而韓

子言殊指之無一語合者豈惟不與孟子合信如韓子之言當曰性相遠也習相近也而後可其背於孔子抑又甚矣後世乃以退之比孟子謂與相表裏豈未究其原乎或者曰退之晚有所得在歸自潮州以後從困衡而喻是未可知矣或問朱子曰昌黎從太顛不審有崇信之意否曰真箇是有崇信底意他是貶從那潮州去無聊後被他說轉了不知太顛與他說箇什麼得恁地傾心信向周子題太顛壁曰退之自謂

如夫子原道深排佛老非不識太顛何似者歟

書珍重更留衣

楊雄篇　飻音鐵　蕩音蕩　湛讀曰沉　鄘飻其曰歷異甚　說音稅

王通篇　饘通作饘厚曰饘希曰粥

韓愈篇　膜音模胡人膜拜長跪拜也　啖音敢梵音

聖學宗傳卷之六

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
　　　陶望齡訂正　王繼襍　參閱

穆修

穆修字伯長宋時汝陽人師陳摶傳易學性豪褊少合人有書且詩於禁中者眞宗見之而問或對曰穆修上曰有士如此何以不薦宰相丁謂對曰此人行不逮由是上不復問登進士第爲潁州文學參軍當時呼曰穆參軍老益貧家

有唐本韓柳集修因丐于所親得鏤板印數百帙携入京鬻之有儒生數輩至肆共取閱伯長奪取怒視曰先輩能讀一篇不失一句當以金部相送遂終年不售時學者方事聲律未知古文修始爲之倡其後尹洙從之學古文又傳其春秋學伯長之學得自陳摶按摶字圖南賜號希夷亳州人隱居華山多閉門獨臥至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召至闕下問黃白之術曰陛下爲天下君當以蒼生爲念豈宜留意於爲金乎世

宗不悅放還山太宗即位再召之宰相宋琪等問曰先生得元默修養之道可以授人乎曰練養之道皆所不知然正使白日昇天何益於世聖上有道仁聖之主正是君臣合德以治天下之時勤行修練無以加此琪等表上其言上喜甚太宗問曰堯舜之為天下今可致否對曰堯舜土階三尺茅茨不剪其迹似不可及然能以清淨為治即今之堯舜也夫以摶之言如此其學術可窺而伯長之淵源亦可覩矣故朱子曰

世但以圖南為學神僊術非知圖南者也圖南之傳直至康節而張敬夫又曰濂溪始學陳希夷當必有據云

胡瑗

胡瑗字翼之宋泰州海陵人門人稱為安定先生甫七歲善屬文年十三通五經以聖賢自期待鄰父見而異之與其父言曰後當為國家偉器貧甚無以自給往泰山與孫明復石守道三人同讀書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

以易經教授吳中范仲淹與游愛而敬之以其子純仁從學焉景祐初更定雅樂仲淹薦瑗以白衣對崇政殿辟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安定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游者常數百人慶曆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皇祐中授國子監直講遷大理寺丞安定旣居太學其徒益衆太學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安定弟子十常居四五嘉祐初仍治太學以

太常博士致仕自河汾以後能立師道者以安定爲首稱陳瓘問徐積佛氏有悟門儒者有否積曰有積從安定先生學先生晚畜一姬一日延積中堂二姬侍側積請於先生曰或有問者何以告之先生曰莫安排積又云安定先生居湖其倅不甚加禮一日積欲往見之問先生宜何以答之先生曰若思而後往便是不誠直已而往可也積聞此語遂大開悟

李之才字挺之宋青州人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爲人坦率自信無矯厲師河南穆伯長伯長性卞嚴寡合雖挺之亦頻在訶怒之中挺之事之益謹承順如父兄卒能受易任孟州司戸挺之不事儀矩時太守范雍以此頗不悅雍建節移鎮延安郡僚多送至境外挺之但別於近郊衆或讓之挺之曰情文貴稱公實不我知而出疆遠送非情豈敢以不情事范公未幾雍謫守安陸過洛陽城故吏無一人往者獨挺之泝檄

徃省之雍始稱歎遂受知焉又甞爲衛州共城
令時康節居祖母服築室蘇門山百源之上挺
之自造其廬問曰子何所學曰爲科舉進取之
學耳挺之曰科舉之外有義理之學子知之乎
曰未也願受教挺之曰義理之外有物理之學
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挺之曰物理之外有
性命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於是康節
始傳其學師禮甚嚴雖在一野店飯必襴坐必
拜先示之以陸淳春秋然後授易而終焉挺之

器大久不調或惜之石延平曰時不足以

盍去之遂隱去

邵雍

邵雍字堯夫謚康節其先范陽人祖從衡漳父

徙共城堯夫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

書無所不讀始爲學即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

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之

才之傳遠有端緒堯夫受學焉堯夫年三十游

河南壯其親伊水上遂爲河南人巳而鰥河濱

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築安樂窩以居自號安樂先生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游每出乘小車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懽喜尊奉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或經月忘返與富弼早相知富弼入相舉遺逸以堯夫應詔不起呂誨等薦除潁州團練推官受命即引疾於是為隱者之服烏帽緇褐見卿相不易也司馬光依禮記作深衣嘗謂堯夫曰先生可

衣此乎堯夫曰某為今人但當服今人之服宜

頤自汝州得請歸洛養疾築第與堯夫天津隱居相邇曰自此可時相招矣堯夫曰公相招未必來不召或自至頤謝客嘗令二青衣蒼頭掖之以行一日與堯夫論天下事頤喜甚不覺獨步下堂堯夫不為起徐指二蒼頭戲頤曰忘却拄杖矣頤以堯夫年高勸學修養堯夫曰不能學人胡走亂走也頤嘗患氣疼堯夫曰好事到手畏慎不為他人做了鬱鬱何益頤笑曰此事

未易言也術雖剛勇遇事詳審不萬全不發因
戲之初行新法天下騷然門生故舊仕宦四方
者皆欲投劾而去堯夫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
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劾
而去何益堯夫與商州趙守有舊時章惇作商
州令一日守請堯夫與惇會惇縱横議論初不
知堯夫因語及洛中牡丹守謂惇曰先生洛人
也知花為甚堯夫乃言曰洛人以見根撥而别
花之高下者為上見枝葉而知者次之見蓓蕾

而後知者下也惇默然惇後欲從堯夫傳數學
堯夫謂須十年不仕乃可葢不之許也邢恕欲
從堯夫學堯夫畧爲開其端倪恕援引古今不
已堯夫曰姑置是此先天學未有許多言語熙
寧十年夏感微疾笑謂司馬光曰雍欲觀化一
巡光曰未必至此堯夫笑曰死生亦常事張載
喜論命來問疾因曰先生論命否當推之堯夫
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
載曰先生知天命矣載尚何言伊川曰先生至

此他人無以為力願自主張堯夫曰無可主張者伊川又問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堯夫舉兩手示之曰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着身處況能使人行也一日伊川又往視之曰堯夫平生所學今無事否答曰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也只得依你說一日有新報堯夫問有甚事曰某事堯夫曰我將為收却幽州也七月初四日大書詩一章生於太平世長於太平世死於太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

然獨無愧以是夜五更捐館明道誌其墓曰自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堯夫德器粹然不事標襮不設防畛群居燕笑終日不爲甚異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強以語

人明道兄弟初侍其父識堯夫後訪堯夫於天津之廬堯夫携酒飲月陂上歡甚論議終夕明日二程謂人曰昨從堯夫先生游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曰所言何如曰内聖外王之學也堯夫嘗自號無名公作無名公傳曰無名公生於冀方長於冀方老於豫方終於豫方年十歲求學於里人遂盡里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一二矣年二十求學於鄉人遂盡鄉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三四矣年三十求學於國人遂盡國

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五六矣年四十求[illegible]古人遂盡古人之情巳之滓十去其七八矣年五十求學於天地遂盡天地之情欲求已之滓無滓而去矣始則里人疑其僻問於鄉人鄉人曰斯人善與人群安得謂之僻既而鄉人疑其泛問於國人國人曰斯人不妄與人交安得謂之泛既而國人疑其陋問於四方四方之人四方之人曰斯人不器安得謂之陋既而四方之人又疑之質之於古今之人古今之人始終無可與

同者又問之於天地天地不對當是之時四方之人迷亂不復得知因號爲無名公矣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然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迹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迹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無心無迹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况於人乎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

得而名乎可得而知乎故強名之曰太極太[illegible]
者其無名之謂乎故嘗自爲之贊曰借爾面[illegible]
假爾形骸弄丸餘暇閒往閒來人告之以修福
對曰未嘗爲不善人告之以禳災對曰未嘗妄
祭故其詩曰禍如許免人須諂福若待求天可
量又曰中孚起信寧須禱無妄生災未易禳性
喜飲酒嘗命之曰太和湯所飲不多未醺而罷
不喜過醉故其詩曰性喜飲酒飲喜微酡飲未
微酡口先吟哦吟哦不足遂及浩歌浩歌不足

無可奈何所寢之室謂之安樂窩不求過美惟求冬燠夏涼遇有睡思則就枕故其詩曰牆高于肩室大于斗布被煖餘藜羮飽後氣吐胸中充塞宇宙其與人交雖賤必洽終身無玷壞未嘗作皺眉事故人皆得其歡心見貴人未嘗曲奉見不善人未嘗急去見善人未之知也未嘗急合故其詩曰風月情懷江湖性氣色斯其舉翔而後至無賤無貧無富無貴無將無迎無拘無忌聞人之謗未嘗怒聞人之譽未嘗喜聞人

言人之惡未嘗和聞人言人之善則慫而和之又從而喜之故其詩曰樂見善人樂聞善事樂道善言樂行善意聞人之惡如負芒刺聞人之善如佩蘭蕙家貧未嘗求於人人饋之雖寡必受故其詩曰若未嘗憂飲不至醉收天下春歸之肺腑朝廷授之官雖不強免亦不強起晚有二子教之以仁義授之以六經舉世尚虛談未嘗掛一言舉世尚奇事未嘗立異行故其詩曰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游天地家素

業儒口未嘗不道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論之甘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羲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離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爲不偶七十康強不爲不壽此其無名公之行乎

所著書有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等其畧曰人之所以能靈於萬物者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

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耳目鼻口者萬人之用也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　聖也者人之至者也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　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爲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爲萬物道之道盡之於天矣天之道盡之於地矣天地之道盡之於物矣天地萬物之道盡之於人矣　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歸之故尚自然夫自然者無爲無有

之謂也無爲者非不爲也不固爲者也故能廣無有者非不有也不固有者也故能大廣大悉備而不固爲固有者其惟三皇乎所以聖人有言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朴其斯之謂與以德教民者民亦以德歸之故尚讓夫讓也者先人後已之謂也以天下受人而不爲輕若素無之也受人之天下而不爲重若素有之也若素無素有者謂不已無已有之也能知其天下之

天下非已之天下者其惟五帝乎所以聖人有言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其斯之謂與以功勸民者民亦以功歸之故尚政夫政也者正也以正正夫不正之謂也天下之正莫如利民焉天下之不正莫如害民焉能利民者正則謂之王矣能害民者不正則謂之賊矣以利除害安有去王耶以王去賊安有弑君耶是故知王者正也所以聖人有言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斯之謂與以

力率民者民亦以力歸之故尚爭夫爭也者爭夫利者也五霸者借虛名以爭實利者也帝不足則王王不足則霸霸又不足則夷狄矣五霸不謂無功於中國語其王則未也過夷狄則遠矣所以聖人有言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於大君其斯之謂與　所謂皇帝王霸者非獨謂三皇五帝三王五霸而已但用無爲則皇也用恩信則帝也用公正則王也用智力則霸也霸以下則夷狄夷狄而下則禽獸

也　夫古今者在天地之間猶旦暮也以今觀今則謂之今矣以後觀今則今亦謂之古矣以今觀古則謂之古矣以古自觀則古亦謂之今矣是知古亦未必爲古今亦未必爲今皆自我而觀之也　人能知仲尼之爲仲尼不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不欲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則已如其必欲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則捨天地將奚之焉人皆知天地之爲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不欲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則已

如其必欲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則舍動靜將奚之焉夫一動一靜者天地至妙也與夫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與是故知仲尼之所以能盡三才之道者謂其行無轍迹也故其言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斯之謂與　是知言之於口不若行之於身行之於身不若盡之於心言之於口人得而聞之行之於身人得而見之盡之於心神得而知之是知無愧於口不若無愧於身

無愧於身不若無愧於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是故知聖人所以能立於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於心者也

夫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於事矣如道路之道坦然使千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

性情形體者本乎天者也走飛草木者本乎地者也本乎天者分陰分陽之謂也本乎地者分柔分剛之謂也夫分陰分陽分柔分剛者天

地萬物之謂也備天地萬物者人之謂也　心爲太極曰道爲太極　形可分神不可分　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出入有無死生者道也　神無所在無所不在至人與他心通者以其本於一也道與一神之强名也以神爲神者至言也　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變此君子所以虛心而不動也　精氣爲物形也游魂爲變神也　學不至於樂不可謂之學　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是爲知易孟子之言未嘗及易

其間易道存焉但人見之者鮮爾人能用易是爲知易如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　劉絢問無爲對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此所謂無爲也

天地之道備於人萬物之道備於身衆妙之道備於神天下之能事畢矣又何思何慮　無心者無意之謂也無意之意不我物也不我物然後能物物以我徇物則我亦物也以物徇我則物亦我也我物皆致意由是明天地亦萬物

也何天地之有焉萬物亦天地也何萬物之有焉我亦萬物也何我之有焉何物不我何我不物如是則可以宰天地可以司鬼神而況於人乎況於物乎　鬼神者無形而有用其情狀可得而知也於用則可見之矣若人之耳目鼻口手足草木之枝葉花實顏色皆鬼神之所爲也福善禍淫主之者誰耶聰明正直有之者誰耶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任之者誰耶皆鬼神之情狀也　人謂死而有知有諸曰有之曰何以知

其然曰以人知之曰何者謂之人曰耳目鼻口心膂脾腎之氣全謂之人心之靈曰神膽之靈曰鬼脾之靈曰魂腎之靈曰精心之神發乎目則謂之視腎之精發乎耳則謂之聽脾之魂發乎鼻則謂之臭膽之鬼發乎口則謂之言八者備具然後謂之人人之生也謂其氣行人之死也謂其形返氣行則神魂交形返則精鬼存神魂行於天精鬼返於地行於天則謂之曰陽行返於地則謂之曰陰返陽行則晝見而夜伏者

也陰返則夜見而晝伏者也是故知日者月之形也月者日之影也陽者陰之形也陰者陽之影也人者鬼之形也鬼者人之影也人謂鬼無形而無知者吾不信也　堯夫喜吟詩所著有伊川擊壤集（極論詩）下有黃泉上有天人人許住百來年還知虛過死萬遍却是不曾生一般要識明珠須巨海如求良玉必名山若能了盡世間事然後方言出世間蠡測曰人只一死耳何言死萬遍得無語輪廻乎此儒者之所諱也

[illegible]堯夫何敢道此明珠良玉所謂人人有貴於己者巨海名山即世間也欲識出世法必從世間求堯夫他詩有云雖居人世上却是出人間是知出世不離在世先後二字亦不必泥觀易詩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能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才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天人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蠡測日此明造化在手宇宙生身極切

倚欄詩 六尺殘軀病復羸況堪月日更添衰

蒲懷可惜精明處一語未能分付時沙裏有金然索揀石中韞玉奈何疑此情牢落西風暮倚遍欄干人不知蠡測曰疑字說盡人蔽處自疑自怯所以終不知

（知識吟）目見之謂識耳聞之謂知奈何知與識天下亦常稀蠡測曰人人有目人人有耳人人能見人人能聞何以知希識希此是入悟之門

（仁聖吟）盡道之謂聖如天之謂仁如何仁與聖天下莫敢倫蠡測曰道者路也徐行翼趨步步蹈着不生疑畏便是盡

道便是聖矣天者自然也不學不慮孩提已能只如此去便是如天便是仁矣仁聖何難而謂莫敢倫哉（鳥物吟）日月星辰天之明耳目口鼻人之靈皇王帝霸由之生天意不遠人之情飛走草木類既别士農工商品自成安得歲豐時常平樂與萬物同其榮蟲測曰皇王帝霸世界汙隆而天之別人之靈萬古如故類之别品之成一毫不移故汙隆升降豈是由天意而實人情爲之也忘情則時常平矣（月到吟）月到

梧桐上風來楊柳邊院深人復靜此景共誰言

（清夜吟）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　（天聽吟）天聽寂無音蒼蒼何處尋非高亦非遠都只在人心　（自餘吟）身生天地後心在天地前天地自我出自餘何足言

（暮春吟）林下居常睡起遲那堪車馬近來稀春深晝永簾垂地庭院無風花自飛　伊川云堯夫有詩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滿懷都是春又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又卷舒

萬古興亡手出入幾重雲水身皆不止風月言
皆有理又詩聖人喫緊些兒事其言太急迫此
道理平鋪地放着裏何必如此伊川於此不逮堯夫又云
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把這些事便與堯
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如此
道來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個
意思古元未有人道來或問近日學者有厭拘
檢樂舒放惡精詳喜簡便者自謂慕堯夫爲人
如何曰邵子胸襟中有這個學能包括宇宙終

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下得今人却特個甚復敢如此因誦其詩云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覇大鋪舒可謂人豪矣堯夫猶空中樓閣

周敦頤

周敦頤字茂叔宋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避英宗舊諱改焉以舅龍圖閣學士鄭向任爲分寧主簿調南安軍司理叅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衆莫敢爭茂叔獨與之辨不聽乃置手版歸取告身委之曰如

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遂悟因得
免且賢茂叔薦移郴州桂陽令郡守李初平知
茂叔賢不以屬吏遇之嘗聞茂叔論學歎曰吾
欲讀書何如茂叔曰公老無及矣請得爲公言
之初平逐日聽茂叔語二年果有得徙知南昌
部使者趙清獻公抃惑於譖口臨之甚威茂叔
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清獻守虔熟視其所爲乃
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
叔也熙寧初知郴州用抃及呂公著薦爲廣東

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爲已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峰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抃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謚議曰先生博學力行會道有元脉絡貫通上接洙泗下逮河洛以元易名歷幾百世之下知孟氏之後覩聖道者必自濂溪始掾安南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也因與爲友使二子

顥頤往受業焉茂叔每令人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故顥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伊川未悟訪茂叔茂叔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自謂所得如見天之廣大伊川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王安石為江東提點刑獄時茂叔過之與之語獨移時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寢食安石少年不可一世士獨懷刺謁濂溪足三及門而不

見安石志曰吾獨不可自求之乎伊川曰周茂
叔窻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明道
少年好獵旣見茂叔自謂無此好矣茂叔曰何
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
矣後十二年見獵者有喜心乃知茂叔非虛言
也蒲宗孟曰嘉祐巳亥泛蜀江道合陽與周君
語三日三夜退而歎曰世有斯人與邵伯温曰
伊川同朱光庭公掞訪先君先君因與論道伊
川指面前食桌曰此桌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

在其處先君爲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黃廷堅曰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黃瑞節曰或謂先生太極圖得之穆修或謂先生與胡文恭公同師潤州鶴林寺僧壽涯朱子獨斷之曰不由師傳默契道體程子曰周茂叔窮禪客藏格曰先生所得之奧不俟師傳匪由智索神交心契固已得其本統不然嗜溪流之絜寒愛庭草之交翠體夫子之無言窮顏

淵之所以樂是果何味而獨嚅嚌之耶晦菴曰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爲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爲襟懷洒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大中獨知之這老子所見如此宜其生兩程也所著有太極圖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

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

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朱子曰未有天地之先畢竟先有此理這箇道理便會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太之爲言甚也極至之甚無可得而形容故以太名之謂之無極者正以其無方所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於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又曰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動靜非太

極而所以動靜者乃太極也故謂非動靜外別有太極則可謂動靜便是太極則不可自太極以至萬物化生只是一個圈子何嘗有異有是理卽有是物無先後次第之可言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且自那動處說起若論着動以前又有靜靜以前又有動又曰太極是箇太底物事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無一個物似宇樣大四方去無極上下去無

極是多少大無一個物似宙樣長遠亘古亘今
往來不窮自家心下須當認得這個意思又曰
人身呼吸之氣便是陰陽軀體血肉便是五行
其性便是理或問曰程子不以太極圖授門人
蓋以未有能受之者然而孔門亦未嘗以此語
顏曾是如何朱子曰焉知其不曾說曰顏曾做
工夫處只是切己做將去曰此亦何嘗不切己
皆非在外乃我所固有也曰言此恐徒長人聽
度思想之見曰理會不得者固如是若理會得

者莫非在我便可受用何臆度之有度氏曰太
極之妙無乎不在而無物不然學者亦求之此
心而已矣喜怒哀樂之已發者可見而未發者
不可見已發者可聞而未發者不可聞於此深
體而默識之因其可見以推其不可見因其可
聞以推其不可聞庶乎融會貫通太極本然之
妙可求矣夫太極者所以發明此心之妙用也
真氏曰周子因群聖之言而推其所未言昔也
太極自爲太極今知吾身自有太極矣昔也乾

元自爲乾元今知吾心卽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假人力道之全體煥然復明者周子之功也蠡測曰朱子解無極太極可謂深切著明而他時又曰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又曰禀得此氣理便搭附在上面如此則陰陽反在太極之前不類茲解何哉朱子將終之前五日猶爲諸生講太極圖至夜分則此解當爲定論動極靜極之説世亦有疑者知無先後次第則亦當自豁然矣人得其

秀而最靈非從他得自得之也朱子謂我所固有是也或曰非得之天乎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不離自己曰有不靈者何曰亦莫非自即靈秀之中而有修悖之殊修悖豈自他乎悖之即靈秀非其初矣曰各具一太極統體一太極者何也曰各具一太極者本來自具非分而與之之謂也統體一太極者千燈一光非還而合之之謂也使太極而可以分合可以與受則太極亦不過一物當必有妙於太極者分之合之與

之受之矣其可通乎太極生天地非天地生太極也天地日月四時鬼神皆太極中物合者無間異非以此合彼之謂也朱子證之人身誚便可受用及虞氏真氏之言皆與緊的切最當體認故人必無疑於此方知始終生死之說此太極之所以圖所以說也不然失周子之意多矣

著通書四十章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

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彖測曰此章反覆言誠明只是一個誠名目雖殊一而已矣朱子曰易是無形影的物事亦即誠之別名

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彖測曰此章以誠則無事矣一句爲主

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宜

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蘊測曰此章以誠無為一句為主夫知無事無為而後可以言誠不然皆非周子之所謂誠也知此方知大學之誠意為無意中庸謂至誠無倚皆同此旨朱子曰元來誠幾德便是太極二五此老些子活計盡在裏許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

曰聖人楊氏曰或曰誠或曰神或曰幾皆所以明道心之妙如言玉之瑩又言其白又言其潤非有三物人之道心未嘗不誠未嘗不神其勢之始曰幾此萬古人心之所同非聖人獨有之朱子曰知覺便是神觸其手則手知痛觸其足則足知痛便是神應故妙　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動蠢測曰動用皆根誠來子思言慎獨而此言慎動誠無二也顏子

不遷不貳孟子勿助勿忘是慎動合其無事無爲之體而已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爲難知不守不行不廓爾蠢測曰仁義中正而已矣猶所謂忠恕而已矣孝悌而已矣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必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

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蠡測曰上言無事無爲而未嘗不守不行不廓此言無思而未嘗不思皆密旨也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蠡測曰從士希賢說向上則多層節從聖希天說起則賢與士總歸希天如射之的皆期於此希天者率性而已程子曰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　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

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故曰純其心而已矣蠡測曰豈遠豈多而已矣只是說歸約處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

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朱子曰一箇是萬箇萬箇是一箇如千部文字字字如此好面面如此好人道是聖人逐一寫得如此聖人告之曰不如此我只是一箇印板印將去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

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或問朱子孔顏所樂何事曰不要去孔顏身上問只去自家身上討或思量顏子樂處朱子曰不用思量他只是慱我以文約我以禮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

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朱子曰此重此樂人亦少知之者

仲由喜聞過令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藴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藴殆不可

悉得而聞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彖測曰此章復提誠字懲窒遷改即是慎動動而無動至誠之用懲窒遷改謂之必有事謂之行無事皆可也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

下易家親而天下疎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於嬀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矣故無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耳朱子曰周先生言道至貴者

不一而足蓋是見世間愚輩於外物所搖動如墮在火坑中不忍見他故如是說不一世人心不在殼子裏面如發狂相似只是自不覺也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蠡測曰擬議以成其變化以見擬議之非擬議也　山下出泉靜而淸也汨而亂亂不決也愼哉其惟時中乎艮其背背非見也

靜則止止非爲也爲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作

愛蓮說曰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翫焉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衆矣

拙賦

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

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絶（宿崇聖詩）公程無暇日暫得宿清幽始覺空門客不生浮世愁溫泉喧古洞晚磬度危樓徹曉都忘寐心疑在沃州（門扉詩）有風還自掩無事晝常關開闔從方便乾坤在此間（春晚詩）花落柴門掩夕暉昏鴉數點傍林飛吟餘小立闌干外遙見樵漁一路歸

邵雍篇 撥發過蓓音倍始花也蕾音壘花紆貌

聖學宗傳卷之六終